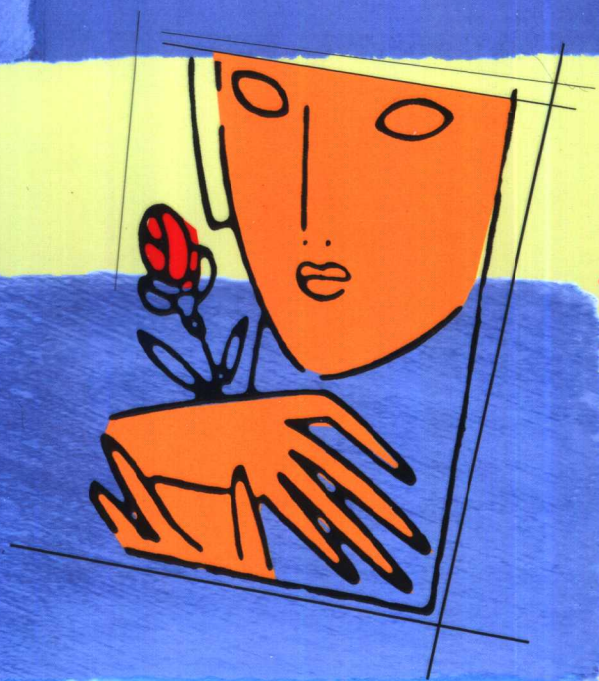


成长小说

空心梦

海莲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空心梦

海莲
著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空心梦/海莲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2

ISBN 7-5006-4861-8

I. 空... II. 海...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71198 号

责任编辑: 庄志霞

装帧设计: 张 清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 cyp. com. cn](http://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 64034340 发行部电话: (010) 64010813

天利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1/32 7.25 印张 2 插页 170 千字

2002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册 定价: 13.00 元

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处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64033570

雄狮书店: (010)84039659



成长小说

中国青年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空心梦	1
-----	---

第二章

讲个故事给你听	24
---------	----

第三章

忧伤的瞳孔	47
-------	----

第四章

女人的梦幻森林	70
---------	----

第五章

谁是黑夜的私生子 101

第六章

往事不是件旧衣裳 133

第七章

梦魇与背影 161

第八章

心丢失在季节边缘 198

第一章

空心梦

1

这是一间单身女子的卧室，素净的窗帘疲倦地垂落于地面。光滑如水的地面上流动着微风吹来的灰尘，那些灰尘是房间里拒绝收养的私生子。它们的头颅和心脏早已被现实遗弃。

寂寞的长夜甩着长袖徐徐缓缓地光顾于默默的空间，她生存在无声潜隐的黑夜叙事里，尽管黑夜的语言有些冷漠和荒诞。然而，对于一个单身已久的女子来说，寂静或许比喧闹要好得多。于默默有夜读的习惯，尤其喜欢读故事。现在，她侧躺于松软的床上，阅读一段文字：草原的风粗野地拍打着野花的腹部，那些羞怯的花瓣微闭着秀目，轻轻地摇着头。它们的玉腿上插着带刺的碎片，碎片之上闪着拒绝外来侵略的光芒。风依然耐心地袭击着，不慌不忙地伸出欲望的触角抚摸没有肉感的乳房，乳头嵌入花蕊深处。不远处，一对恋人藏在花丛中做爱。风从缜密的空隙中看到一个男人的影子从容不迫地进入一个长满花草的地方，那个地方有沟壑、山峦盆地、小溪流水，它看见人类的某个品种在阳光下暴露无遗的野合。男人身上的羽毛竖立起来随着风的方向飞扬，每根羽毛之上站立着一个没有造型的轮廓，他的后背不停地运动、摸索，头发遮住半个脸孔。

于默默读到这儿，目光游移于一瓶香水上，那是一瓶法国香

水,淡淡的幽香飘在寂寞的房间。她吸了吸鼻子,把那段文字用一只胸罩盖住。八年前的阴影一直徘徊于她的内心深处,尽管她想以多种方式彻底忘记那个被恶魔毁灭的夜晚。生理的伤口愈合之后,心灵的伤口却一直裂着缝儿。现在,她把所有的灯都打开,不想让那个有恶魔的夜晚重新浮现出来。这时,她看见自己的影子在墙上散步,影子后面跟随着几只苍蝇,它们的翅膀已经断了。

2

烟雾包围着一个男人的脸，他虚幻的轮廓若隐若现在白色的空隙内，指头上的火星不顾一切地燃烧自己短暂的青春。忽明忽暗地交替中，一个物质的东西在渐渐变小。男人嘴唇上的干皮悄悄卷起，一些血丝慢慢涌动。他喝了口白开水，烟头陡然滚落在“女人的肚皮上”，这是小说里的一句语言。

3

这个时间，《蓝天》杂志社的编辑吕洲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一篇题为《女人的肚皮》的小说，内容涉及到的是女人怎么怀孕怎么生育的过程。作者署名是无言。其中的一段让他费解：那个充满活力的男人激情澎湃地进入我生命最初的本源。从此，一个被男人无数次游览过的地方就变得肥沃起来，两种不同名称的快乐分子演变出新的种子，肚脐下的子宫是种子的娱乐城，他（她）储存在里面，为谁守望幸福？子宫破裂的过程，是一朵花苞绽放的过程，走出的婴儿何时能在他（她）父亲的康乐宫里站立？吕洲摇摇头自言自语：莫名其妙。

藕凡一直在观察他的神色，发现这个不善言辞的吕洲最近有点神经质，看稿子时专门挑选那些与女人关联密切的暧昧字眼儿，比如《我在女人的黑夜里行走》、《子宫里的秘密》、《单身女人，你在想谁》，这类关于女性人体器官或心理隐秘的文章。她发

现他在阅读的时候,眼神充满柔情蜜意,还带有那么一点暖色。难道离婚后的男人如野外的一棵树缺乏呵护后,就变得怪诞抑或不可理喻?藕凡站在吕洲的背后说:“我发现你的思维有些问题。”

吕洲回过头来,望着她没有血色的脸说:“说别人有问题的人,其实是自己有问题。”

“你这么说,不觉得有些过分吗?”

“我没有时间与你闲扯。”

“与我说话就是闲扯吗?吕洲,我告诉你,你没有什么了不起。”

吕洲看看藕凡,又看看自己。他对面的墙上有一面镜子,里面的男人满脸疑惑地独对着那双空洞迷茫的眼睛,那是一双没有温暖季节没有怦然心动的两个窟窿。额头上的三条皱纹如水里浮动着的不成熟的小鱼,没有翅膀的飞翔不是飞翔,是游离。脖子上一条银色的链子垂挂在胸前,这条链子是青岛的一位女作者送的。女作者眉飞色舞地说,这条链子是她从一个教堂里求来的,谁戴上它都会交好运。当时的吕洲刚离婚不久,就信以为真的把这条链子挂在脖子上,等待好运降临。女人的话不能全信,也不能不信。时过境迁,吕洲方知当初的青岛女人只不过是借物试探一下她自己的魅力而已。吕洲看着自己伸长的脖子,终于把那条银链小心翼翼地取下来放入抽屉。镜子里,男人的背后伸过一张漂亮的脸,五官处生长出被阳光曝晒后的几叶水草,柔柔弱弱,轻若羽毛地在他的发丝间隙飘游。他盯住她的嘴唇,那是一张让男人想入非非的网,里面的世界五彩缤纷,隐约的肉欲被撩拨得饥渴难耐,不能自拔又妙不可言。

“吕洲,你的电话。”

他的眼神脱离了网,回归到话筒上。“喂,你是谁?”这是他

习惯性的开场白。

“我说大编辑，怎么连我的声音也听不出来？想想看。”

吕洲从女人的音调中辨出是前妻周佩佩，一股凉气顿时从下往上延伸。他觉出胸部正被一团无形的冷空气骚扰，他问：“找我什么事？长话短说，我正忙着哪！”

“是关于你儿子的事，最近他花钱越来越猛，你每月给的那点生活费根本不够。我是说，你能否给增加一些，孩子越来越大了，花销自然也就增加了。”

“你不是傍着位老总吗？干嘛在我面前哭穷，你何时变得如此贪婪。”

“儿子是你的，他花钱就理应让你付。吕洲，这年头小编辑也有生财之道呀，你存折上不是还有5万元吗？”

“闭嘴，你如果再如此贪得无厌，就把儿子还给我。”

“休想！”

吕洲气得鼻子差点挪动了位置，“啪”地挂了电话。想想自己的人生，操！没一样顺利的。最近，一人在家看电视剧，打开几个频道，都是有关婚恋题材的。有两家电视台同时播出题材大致相同的婚外恋生活片，故事大意都是男方先有的外遇，男主人公夹在两个女人的隙缝内，内疚、徘徊，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而男方的老婆都是一心一意过日子的好女人，结尾是男方又回归到原位。吕洲觉得这种情节太脱离现实生活，美化了女人。自己婚姻的失败，出现裂痕的主要根源来自于女人，是她先背叛自己爱上那个老总的。老总有钱、有车、有别墅，周佩佩愿意做他的“金丝雀”，没办法。什么时候找个作家写写自己的婚姻内幕，再改编成电视剧，与频频在电视剧中演绎的故事来个逆道而行，让观众真实地体验到生活里的多种变故。他想收视率一定很高。

“吕洲，晚上我请客。好吗？”

“我想安静地读一些书，对不起！”

“不要只在走过的路上徘徊，你要重新选择另外的路。人生苦短！”

“藕凡，谢谢！”

她的脚步连同影子一同消失在楼梯口，那头秀发飘扬着，成为他瞳孔里最后一道风景。

吕洲明白藕凡柔情似水的眼波，里面带有弹性的活力和布满诗情画意的神色，他读懂了多一半的内容，剩余的三分之一点五，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唉，自己的爱情飞上了别的树梢，不喜欢的喜鹊却有意落在自己的枝柯上。他叹息着，尔后把目光投向窗外。窗外的风景是绿的。

3

于默默生长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于碳是尹市教育局的副局长，母亲白云是一名中学教师。她从小与姥姥生活在一起，直到6岁时才回到双亲身边。她母亲是家中的老大，是位孝顺女。于默默的童年生活在离内蒙古不远的一个小镇上，生活得无忧无虑。她与小舅小珂一块儿玩耍，一块儿去草原打草，看牧人放羊，那时她的眼里是蓝蓝的天，绿绿的地，白白的羊群，小舅大她8岁，对她很好。

7

于默默小时候最爱吃的是奶豆腐，姥姥为了满足她的心愿，让姥爷多次骑自行车不辞辛苦地去几十里之外给她买奶豆腐。姥爷给于默默买了只奶羊，她是喝羊奶长大的。每次小舅出去找同伴玩时，她都要跟在他的身后。小舅逗她说她是他的小尾巴。

草原上有一种草，这种草修长且柔软，于默默看见小珂的同伴们用草编织出各种各样的小动物。那些小动物们毛茸茸的，很是可爱。于是，她也嚷嚷着叫小珂给她编几只小猫。小珂的同伴便争先恐后地为她编动物，于默默用小手牵着他们的衣襟，乐得合不拢嘴。夜晚睡觉时，她的手里也要捉一只草动物。她最喜欢的是小草猫，那两只耳朵被她揉搓得总是耷拉着，她在猫耳朵内塞入两枚大豆。她对姥姥说：不想让它们听见她与姥姥的悄悄

话。

直到于默默上小学3年级时,她的同学对她说:你是从农村抱来的。于默默起初不相信,却在某天深夜从父母亲的争吵中证实了自己确实不是他们的亲生骨肉。这以后的于默默就常常在半夜起来,光着脚丫走到父母亲的卧室门前听他们的谈话,她想从他们的夜话里得知自己的亲生母亲是怎么把她送人的。然而,他们在深夜再也没有谈起过她。于默默每次失望地回到自己的房间后,就蒙头哭泣。大学毕业后,于默默就搬到她奶奶留下的房子住。虽然房子的面积不大,她却感到很知足。因为她想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

4

人的一生中,有些往事是永远无法在记忆的长河里消逝的,它就像一道疤痕长久地停留在疼痛过的地方。

于默默在上大学期间曾经被男同学们公认为“校花”。她的美是那种雅俗共赏的美,追求她的同学很多。那时,她看上比自己一届的钟咨。双方坠入爱河之后就经常在周末约会。

9

某个周末的黄昏,于默默在校园的林阴小道上散步,等待钟咨洗澡后与她去听音乐会。那天,她穿着最流行的吊带连衣裙,边走边沉浸在无边的遐想之中,面部表情如刚绽开的梅花,散发着甜美的光晕。忽然,她听见有人在叫自己的名字。

“于默默,你来我办公室一下。”是一个熟悉的男中音。

叫她的男人是南一,他是她的语文老师。她不愿意却不好意思也找不出适当的理由拒绝。南一在前,她在后。两人走到教学楼南一的办公室。南一礼貌地说:“于默默,有件非常紧急的事需要你帮忙,因为你在班上的钢笔字写得最漂亮。”

于默默说:“南老师,什么事您只管说。”

“是这样,你帮忙抄一下这学期的课程评语,麻烦你抄在表格内,一共36份。于默默同学,不好意思,拜托你了!”

“明天抄可以吗?我再找几个同学。”

“明天上午，我必须得交上去。再说，字迹太杂显得不整齐，没多少字，你写得速度快点，很快就抄完了。”

“那好吧。”于默默不情愿地坐在椅子上开始认真抄写。

南一为她沏了杯茶水。于默默说谢谢老师。

教学楼里很静。周末，教师们都回家中休息了，只有南一的办公室亮着灯光。他与妻子是两地分居，所以住在教学楼的值班室。南一望着于默默亮丽的外表，心潮起伏。她乌黑的秀发瀑布般地落在肩上，长长的睫毛不停地闪动，圆润的胳膊在柔和的光线下闪出女孩独有的弹性之美，就连墙上的影子也呈现出美女娇洁的轮廓。南一情不自禁地点起一枝烟，克制着波动的情绪，想让烟雾驱走涌来的欲念。他坐在另一张椅子上开始写这个学期的教学总结。

10 于默默的心早已飞走了，她心急火燎地边抄边猜测，此时的钟容是否在林荫道上急着找她，他是个急性子。她想像着他为自己买了好多小食品，站在朦胧的树影中呼唤她的芳名。汗珠从额前滴落下来，她抬起左手快速地擦了一下，心想36份该抄到何时？于是，她的字迹就在表格内如羽毛般地飞翔起来。南一悄悄看了下手表，时间是晚8点20分。他推开窗户俯视校园，见几个同学坐在草坪上说笑。几只气球在空中飘来飘去，比起往常，周末的校园似乎少了些喧闹。他知道学生们在周末多数都是走出校门，不是去会老乡就是去看电影或是去听音乐会什么的。还有一种娱乐让南一羡慕不已，那就是恋人们躲在光线的背处诉说相恋之情。南一虽然人到中年，还是情火蠢蠢欲动。他把目光从窗外收回，重新落在于默默的身上。尔后，他试探地把手故意放在她的手指上，佯装关心地问：“快抄完了吧？”

于默默急忙把手挪开，淡淡地说：“一会儿就好。”

南一的影子开始漫不经心地在墙上走动，时快时慢。遗落在

地面上的脚印变得多疑起来，它们组合在一起，逼近于默默的鞋底。灯忽然间熄灭，墙上的影子消失，地面上的脚印愈来愈多，它们纷纷在暗处逃亡，流窜到于默默恐惧的心里。

“南老师，怎么灯灭了？要不明天再抄，我先回去。”

“可能是停电，过会儿就会来电的。你先喝水，我找枝蜡烛。”

于默默听见开柜子的响声，侧过头来看见打火机的亮光。南一说：“记得放到这里了，怎么不见了。”

“南老师，那我走了。”于默默放下水杯，站起来说。

南一急忙走了过来，黑暗包围了空间的动静。他抓住她的手喘着气低声说：“默默，你听我说，我早就喜欢上你，来，坐下来。”

于默默吓得直往后退，连声说：“不，不，别，别。”

“小声点，让人听见对你我都不好。你太保守了。”南一边说边靠近她。

于默默央求说：“您别这样，再这样，我喊人啦！”

11

南一叹口气说：“感情的事是两厢情愿的，我不勉强你。但我真的喜欢你。”

于默默哆嗦着声音：“那我走啦。”

南一说：“拿上手电，楼道黑。小心点。”

于默默慌慌张张地跑出南一的办公室，去找钟咨。校园内没有，教室里也没有。于是她来到校园外的一片树林旁（他俩经常在这里散步），她喊他的名字，喊得嗓子有点哑了。依然没有他的身影。她猜测他肯定生自己的气了。她急得东张西望。

这时，她的嘴忽然被什么东西堵住，惊恐之中，裙子被撕裂，紧接着四肢又被绳子捆住缠紧，她的身体无法动弹。一块巨石重重地把她压在下面。

一个声音威胁道：“你如果说出这件事，这辈子你的名声就完了。记住，你要是去告我，我就杀了你。听明白了吗？你点点头，